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義

羅六

夫婦之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

羅六

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錄曰魯莊公即位二十有二年壽三十六

也而始聘於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機率之牽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牙慶父之姦可以無作矣奈之何桓方飭伯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

為大顧懂懂於遠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為義而孟子行權之為大

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錄曰以記禮次之者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今能立而言權於是有娶於同姓而謂之吳孟子者有悖於直信

而涕出女吳者有忽於辭腴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借老而鵲鵲不若者皆萬世之罪人也

詩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錄曰或以此為愛里拘幽之日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烈矣然臣罪當

羅六

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內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寘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譖方盛而閔天之謀未行歟卒之無可奈何而付

之於浩嘆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耶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錄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雖有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已也况夫適遇

之數刑人如不克者乎及夫既見而悅則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為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愛睥睨之情其愛其樂所開微矣

衛之婦人以其君子行役於外而思念之曰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羅六

錄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

知之者鮮矣夫爾我相形而後伎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子之於親以婦見誅伎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貪莫甚矣術之為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夫匹婦尚

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彝途人堯舜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歟

婦人為夫所棄作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淫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錄曰愚觀棄婦之詞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誠之委曲措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

羅六

四

容宴樂其新昏也矧於被棄之時心志悖戾言語不倫既乏代筆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事暗君其曰黽勉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對菲菅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淫濁渭清者友已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効用失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已是詩也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則有去而復顧之情執謂一婦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曰女曰雞鳴士

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錄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係於雞鳴昧旦夫

羅六

五

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係於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離矣此安靜和好所關甚大而有洸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錄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然則知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若靜女淅淅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繼永

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
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
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懽

錄曰愚觀是詩義明詞順蓋古者宮壺之
中不但閨門淑女如傅姆師氏莫不有儆
戒之道諷誦之詞焉故其詩曰雞既明矣
會朝之人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
也而君方以為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乎

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
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東方則
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旦以分矣尚
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
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於朝者候君不出

羅六

六

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為
憎乎此於上下措詞文順理直故常存之
以備參考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
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

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
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
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
朝

錄曰如是則必無匪雞則鳴之愆亦遠於

脫簪待罪之責矣錄之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
禮而宴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
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
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係於齊以其時
考之蓋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即姜后之
所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

羅六

七

雅歟不然何庶子子懽方以為懼而顛倒
裳衣顧以為常歟然不可考也

春秋魯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於齊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於齊則為夫人矣而曰

卒王姬卒何也蓋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
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
之掃耻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哀哉
乎王姬而與之敵體乎天王自同於鳥獸
也而豈知匹婦之不可奪志哉甫於歸而

即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遭回不
勝怛怛之心而姜氏乘剛淫過矧當自竄
之日有人心者不若是怒逐奄然而長逝
耶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
王姬有焉然則鳥中之風珮中之璧不得

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言夫子表而出之
所以遏淫欲存貞行以愧當時勸後世之
意切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
末矣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

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鄆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
歸於鄆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

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為後

世勸

羅六

八

錄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間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己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

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之殞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伏節守義之美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為葬而示之思其然豈其然乎

傳齊侯試魯君戚其婚姻之國而葬其文是猶加忍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妻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

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香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錄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執劫於隣國也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強援也夫五

羅六

九

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為妻則何必於更室若俱以辭婚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紛紛以為病也然則忽者奈何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所謂自求多福者如此忽處鄭莊之世三綱絕矣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何況甘於交質狃於狄勝徒以婚齊為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婚何也蓋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

懦疎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必通無所見惟其急情而不能操慮迂闊而不近事情是以甘為人下而不辭也詩人諷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歟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

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衛君使人

想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錄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

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於厚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歟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魯寡陶娶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

羅六

十

今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錄曰愚觀黃鵠之歌其言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詞是真能守禮義之

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為之感動而況於人乎此妾婦之中正禮道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

晏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對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

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末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日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

王以霸樊姬之力也

錄曰姬之不食禽獸肉也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

考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為人榮於色而義於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能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安可不顧名節自甘身而羞感棄義

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為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錄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凡君

無再娶之義恐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夫節之婦哉梁王驕姿不道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之無制相之無術而徒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何高則王行何卑乎

漢書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左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淑女女師之篇必三復之進見容止輒依古禮其後趙飛燕有寵嬌妬譖訴云挾邪詛祝上考問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

漢書

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克奉園陵葬因葬園中

錄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妬寵怙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

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楊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親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効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希下

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圖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

之大節籌之何許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則不免於質之勝文君子不能不為之深惜也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後莽篡后

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節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
歷六

上三

錄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

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歟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是以醞醞保護以成其亂及至篡國

滅劉代漢而後握璽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為愈也

東漢書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為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

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錄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係於時之進退存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問閭百戰求帝於數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威姬親如意據輓軌之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

○

歷六

而

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極其至也乃有人彘之慘焉有鴆鴆之毒焉有滅宗之禍焉有易姓之謀焉繫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絕於天不可得而禱也當時漢廷大臣未能堅守喋血之盟矧責以春秋之義

哉此義不明是以不傳之呂而篡之新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值玉莽篡葉絕交官建武中徵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為郡功曹令之

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耕於野聞賓至釋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客去久卧不起妻恠而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禮

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錄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

○

貧賤之交人所難忘而彼此相形間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為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況於世態乎必若而人自斬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

歷六

五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

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婦侍御併服婦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務焉融儒者絳帳

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焉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聘以輶輜百乘馬二十四

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

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兔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

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

頭懸轆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錄曰規與妻何如琰與邕乎規之耻不與

當妻之奮不失身優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金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女十九年進為

太

太

夫人伏后弒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皇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仲母詒女之怨皆不可逭矣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羅七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墉城衍表請

羅七

離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拒辱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諷之孫女見其主亦自誓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情昧類咸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毀譽如二女者乃矜中之璧壺中之水行曾不偷方且營營三窟之計

急急離婚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王全有如此水較之排牆填殺真同是石安在其東中珠玉耶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二日服朝退居宮中嘗怒曰會酒
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曰為誰上曰
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
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微之辱也適心之不純也
后之賀非心之格也適名之可喜也使誠
知純心要矣則必不以是喜知用賢急焉
亦必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育則微有
以報文德之過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

○ 解田舍之憾矣

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王華
管轄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畫之
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象喪已成
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之基晉

羅七

二

武奄有三方繼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
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
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
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上善其言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顯名何也蓋唐
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
功也故人人不以為諱親疎不以為漬召
則骨鯁網紀之臣變為脂韋唯諾之行何
況閭門之淑女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靈櫓遂良於內
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官上意既決遂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
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
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

○ 見先帝勳稱疾不入遂與無忌等至內殿上

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
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象先帝為陛下
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

羅七

三

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入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命族何必武
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
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

老嫗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
刑他日李勣入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
外人上意遂決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勳涇渭猶未分也明
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

○ 群臣百官親乎危矣然則謂勳為上所重
當進者果何人哉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
下猶知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若勳而先入
則佳兒佳婦之言諉於不聞天理人心不
幾於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

○ 君子不能不錄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分
兵畧定諸縣時侃為項城合以城小賊銳欲
進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逃尚誰
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

地也倉庫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
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
吏民廷中曰合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
吏民生此土者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此
而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

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登城婦身自變以繫衆報賊曰頃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還侃太平合先是高平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

羅七

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姜率家僮女丁棄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默毀攻飛狐縣合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滢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

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忱慊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愚觀唐史之志烈女皆無倫脊獨此志紀述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當世耶侃亦殉人者爾而能轉禍為福使

二十四郡聞之寧不垂死乎哉蓋不但一烈婦而三女子特擲掄之不置矣

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宮帝為額王穆宗以賜王嗣位妃陰為助進踊才人有寵狀藏頰頰類帝每咬苑中妃必從校服

光侈畧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李德裕不于帝稍感方士言我取不死後寢不豫膚澤消禡妃切憂之帝曰朕如有不諱汝將奈何泣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

羅七

悉散遺宮中帝已崩即自經帷下當時嫺御中雖常妬才人者至是皆義之為之感動錄曰殉葬非古咬獵非詔而錄之者以唐氏一代世無閨則而耽溺異術尤所當鑒非獨為才人幸乃以為刑于惜也

宋史包總妻崔氏拯之子婦也總早卒遣一稱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而賊役執泮濯之事幸矣况敢汗家乎生為包氏婦死為包氏誓無他也後稱亦卒崔母呂自

荊州來欲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者非為子也為舅姑也今舅沒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荊州儻不義見迫必終於尺組之下矣遂偕去母懼其義卒不

敢奪拯嘗出其勝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緦以奉包祀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者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其嚴如此而獨不為其

婦慮乎哉胡為乎而使左右嘗之耶夫以拯之婦而有呂之迫左右之間然有以來之也刑于者可不務慎乎崔不寧不貳其操且能密撫其腰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婦之義哉天於孝肅亦可謂有知矣

傳察妻趙氏柝之女也察竟俞從子自幼嗜學恬於勢利年十八舉進士尚未廷試蔡京誘以附已遣子儻與術士數輩踵至將妻以女拒不答強邀相見不從後竟為清獻公婦識者已知其器識未易量也及為兵部員外

羅七

即使金時虜已淪盟或勸無急遽曰卿命以出開難而止如君命何遂行遇幹離不領兵至使拜不肯時白刃如林或掙之伏地愈植立不顧及覆論辯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與父母聞之必太戚章記吾言以告吾親使

知我死國小紆其亡窮之悲也遂遇害及考等歸皆能道察不屈狀犇犇狗義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埒也察難京而婿并既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

狗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擇配之嚴知愛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迫之可比也

呂杜專吳氏杜辟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以昭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

曰王德淮西軍所報欲以為都統命杜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鄧瓌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能服衆又曰張俊楊沂中如何曰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

羅七

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君為念哉浚竟以王德為都統制鄧瓌副之以杜泰謀軍事瓌與德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杜往廬州節制之遣

中使押賜鞍馬杜拜賜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與妻孥對泣訣別既至論瓌等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詎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況小嫌乎當力為辯之保無他慮瓌等感泣稍定復密奏罷之其書吏漏語

瓌令人遮所遣郵置畫得所言大怒適朝廷以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制置召瓌赴行在瓌懼遂叛諸將晨謁杜坐定瓌袖出文書曰諸軍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曰杜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為瓌所執其遇害時有得杜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錄曰忌之為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族賢而忠臣烈士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

罹其害者苟使檜能容飛則浚必不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必皆左事不皆左則禍未必速成而瓌之叛杜之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之帛其奸檜促命之符乎雖然浚亦當自盡以謝杜而幽冥之中負此良

友尚望其能恢復耶蓋不待符犇之潰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為矣

陳寅妻杜氏寅實諫閣待制咸之子以恩補官知西和州西和極遠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

羅七

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留其三子并闔門口指悉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會進與寅素不相協諸將復忌其功至是求援甚急不

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飲藥自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以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推官黃

子坤知文州劉銳金州通判蹇彥黎州通判何克舉家皆死之克之被俘也虜設帝幄環坐而虛其賓席使生克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氏死不憾及死克妻陳氏東望再拜曰臣夫婦可以對趙氏無愧矣

錄曰寅之父以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髮被緇以自汙辱而寅獨能奮勇以殺賊雖力屈致死亦足以為咸之光矣矧同時如賈如劉如蹇如何閬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舉而列於朝端托以心膂必能變

羅七

九

弱為強轉危為安無難事矣乃皆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既無援兵捍將又多忌趙徒以血膏粉堞何裨國事乎故天下有道則英雄皆登實用天下無道而豪傑反以無家觀此而不痛哭流涕者幾希矣

趙昂發妻雍氏昂發以上舍登第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其迎降昂發憤氣填膺目視林不敢復言已而林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守城權皆歸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

遣之元兵薄城晨起書九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於從容堂昂發初為此堂嘗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至是卒蹈之云

錄曰愚觀趙昂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皆莫論其意也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于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木綿庵秦檜之一德裕天馨香汗穢相去何

萬萬乎嗚呼天下有道則為斯千之頌天下無道則為土木之殃曷若此堂而為青史增光也乎

謝枋得妻李氏枋得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自奮以忠義元兵東下以沿

羅七

十

江察訪使江東提刑知信州明年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枋得以兵逆之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遂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寧麻衣驢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

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尚書留臺灸復薦之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鉉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漂漂無所容今吾年六十

餘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望哉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京師問謝太后橫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得病夢炎使醫持藥雜米引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邪棄之於地不食而死李氏色美而慧

過女訓諸書當枋得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羅七

十一

錄曰史稱枋得崎嶇以全臣節哀哉乎完節之難也夫既自知不可應聘者二而力辭數君子矣豈復知尚有友道之責也歟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是也嗚呼此可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而天下之寶

自當為天下惜之也

元史余闕妻蔣氏妾耶卜氏耶律氏關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保障也至是陳友諒趙普勝等合兵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力屈城陷乃引刀自剄蔣

氏與妾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得臣年十八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為溺死於後園之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士亦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為義兵萬戶全家自刎郡守韓建方卧疾罵賊不屈一家被害於時百姓

壯者畢登城自捐其階曰寧死無降也同死者千餘人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辛苦嘗戰遇矢石交下士以盾避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爭用命稍暇率諸生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其忠國

之心蓋素定也

錄曰夫人宋傳作耶卜氏元史作耶律氏死節記作蔣氏安慶誌據公孫宗烈云公有妾耶卜氏耶律氏公夫人實蔣氏妻與妾義無殊也夫以忠臣烈婦奇男貞女粹

於一門固足多矣而館甥門婿武夫走卒及民間丁壯同時效死何耶蓋以偽漢之興非弔伐之主而忠宣之許有睢陽之風天故付公之完節以明大義然後明敵之焉賊以見大統之有所歸也以為胡運未

亡者誤矣

皇明蘇伯衡雙節傳略云王氏志清與胡氏守貞者錢塘縣民胡宗信妻并姊也宗信甫生值父母歿諸兄又相繼物故宗信方弱小其姊恐不能樹立私念已之嫁或早或晚無

所加損誠令得撫弱弟雖後嫁庸何傷遂留經紀其家政無何宗信亦歿有子貢纔二歲姊曰嗟呼我終不可以嫁矣且吾弟在日尚以其小弱也而弗忍况今亡乎若委之而去誰當恤孤者志清亦無他志於是兩人相向

哭泣誓死守存卧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姊姒志清則終身以其事姑之禮事之貧無以為生每日開門鬻書得錢粗足薪米鹽醢輒闔戶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夜分如此者十有九年略無間言及守貞年六十而卒志清

乃率賣行三年喪

錄曰鄧伯道之嘗義也君子曰絕於天也天可絕乎是姪不可以獨存也魯義姑之免禍也君子曰微於倖也倖可微乎是子不可以獨棄也孰若貞而不字者乎貞而

不字則無天可絕無倖可微而純於為義

矣此匹婦之志他人莫可與奪而里巷民俗之風聖人曾得而棄之哉闕里誌孔氏名媛字德卿宣聖五十八代孫宿州分教諭之仲女性姿聰麗女紅經史無

不通年十八嫁曲阜王綸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期未有出而綸感時疫沉綿殆危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妙無依吾且且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母我恨我必不負君也綸遂

歿媛一慟頓絕甫甦即於綸所自縊姑最愛媛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卒痛不獲已汝何苦獨不念我之衰老而頓增予痛乎媛哽咽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姑令家人防守媛計莫遂且多方開慰詒以食飲如常俟綸葬

有日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且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必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羅八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夫以骨察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童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焉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富貴得賁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暴辭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至義盡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開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畴依鬱陶乎予心頗厚有怵悒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蓄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無他啓賢能敬故也羿距啓之子於大河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因苟有殷伊尹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啓之業內有五子偕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逸而邦本遁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

而不為之浩嘆者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毫遷於荒今爾顛隲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歛召敵讐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國為臣僕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者微子欲決去就之幾也其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者其子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其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者

箕子自言在已當如是非謂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以獻於先王蓋其子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子紂庶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

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去之則先王何所望乎宗子若必喪亡在長嗣而不去則血脉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初不顧其行與遯也若乃比干雖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非

嗣可死則死耳又何必謀之於先耶集註疑比干獨無所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嗚呼其言豈其言歟

周公若曰君喪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

若天樂悅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令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公曰君喪天

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子往翼汝喪其齊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錄曰愚觀君喪之書未嘗不起而三嘆且以召為弟也而曰君喪周為兄也而曰予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恭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非有一毫之私心也是故以君則冲手弗可弗念也

以業則泮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可弗謀也以命則赫乎弗可弗求也弗有耆老尚有浮薄乎宋哲宗之時光公著為政大防純仁為臣宣仁一旦崩棄至召悼卞用之大亂天下宋業以殞天命以去今

讀者為之流涕則讀君喪之書而不增嘆也者幾希矣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

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

羅八

五

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爾其戒哉惟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錄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父乎流言之辟止於口過而且脅於管故囚之囚之其祀可絕與不惟不念舊惡而且錄為卿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

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左傳魯社公無適嗣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以愛欲立問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

君命命倍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費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於黨氏立開是為閔公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慶父慶父使卜齋賊

公於武闔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昔季友入立申是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昔昔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

○錄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却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濬其官而諸馬夫邾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於是復有殺惡及

羅六

視之事無惑乎禍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慶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

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

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疊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錄曰春秋譏世卿子魚世為左師其可少

哉商之先也不忍飛鳥之羅而今乃以人代畜大旱雲霓之望而今乃以威脅衆夫子責宰我使民戰慄之言與伯益贊禹益脩文德之化子魚之諫其諸聖賢之遺範嗟惜乎不足以語之也

羅八

七

宣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率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是以取責乎

春秋

錄曰叔聆豈不誠廉士哉襄仲之弑君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聆苟有季友之權去牙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僖亦可也既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為寇

仇之役亦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貴餘富之樂聆之超於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

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

侯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得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逝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

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身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

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于天下絕于人中

棄于同盟非若宣之弑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詞者比也為時者盍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天子以報太子之辜正在宮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

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惡惡於是天討幾張而復閉人欲益肆而難收而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簋食豆

羹之義也惜乎當時無以此義責之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十七

年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

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吳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為尊也故

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為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而啓先之篡者僚實為之而吳之大夫國人亦不能無罪焉或以札不受讓國所致則過矣抑壽夢之